

【史海钩沉】

那年王阳明主持山东乡试 为开创北方心学奠定基础

□张智辉

明弘治十七年(1504)秋,33岁的刑部主事王阳明接到一项特殊任命——出任山东乡试主考官。这一任命在当时堪称破例:按惯例,乡试主考官多由翰林院或地方学官担任,而王阳明作为刑部官员,此前并无科举考校经验。促成此事的关键人物,是时任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偁。陆偁素闻王阳明才学,力排众议礼聘其南下。

陆偁“慧眼识珠”,坚持打破常规,最终促成此次任命。王阳明在《山东乡试录序》中亦感慨:“守仁得以部属来典试事于兹土,虽非其人,宁不自庆其遭际。”足见其对此机遇的珍视。

此次任命的背景,与明中叶科举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。此前数十年,乡试主考官多由学职专任,导致“应名取具,事归外帘”,“糊名”“易书”等防弊制度形同虚设。朝廷采纳大臣建议,恢复“聘礼考校”旧制,允许京官参与乡试主考。王阳明正是在这一改革背景下,以刑部主事身份获得任命,成为明代首位以六部官员身份主考乡试的特例。

抵达山东后,王阳明迅速投入筹备工作。他亲自拟定试题并撰写《山东乡试录》,全程参与考生选拔。据《王阳明年谱》记载,此次山东乡试共录取举人75名,其中,穆孔晖被选为解元(乡试第一名)。穆孔晖后来成为北方心学的代表人物,其“以心释理”的学术路径,正是源自王阳明在山东播下的思想种子。

王阳明的革新首先体现在试题设计上。他摒弃传统科举的章句之学,转而关注现实问题。例如,在策问中提出“纲纪不振,由于名器太滥,用人太急,求效太速”,直指当时官场的弊端。这种务实精神,暗合后来“知行合一”思想中对实践的重视。此外,他在《山东乡试录序》中强调“求才



蔡世新绘王阳明小像,现藏于上海博物馆。

而心有不尽,是不忠也;心之尽矣,而真才之弗得,是弗明也”,将考官的责任提升到“忠”与“明”的伦理高度,体现出对科举选才本质的深刻反思。

在王阳明拟定的试题中,最具争议的当数一道关于“忠”的策问。虽然具体题目原文已佚,但结合《山东乡试录》及相关史料可推断,该题可能涉及对传统“忠君”观念的重新诠释。在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,“君为臣纲”被视为绝对伦理,而王阳明的策问却隐含对这一教条的挑战。从“参考答案”看,忠诚应基于内心的道德判断,而非盲目服从。这种思想,与他后来提出的“心即理”一脉相承。

这道题目在当时被视为“刁钻”,因其触及了科举考试的敏感地带。考生若固守程朱理学的“绝对忠诚”论,可能陷入王阳明预设的“雷区”;而真正理解其思想的考生,则需跳出教条,从“心”的角度诠释忠诚。穆孔晖的答卷正是因此脱颖而出。据《穆孔晖:山东传播阳明心学第一人》记载,穆孔晖在策论中提出“忠者,尽己之心也”,将忠诚解释为对内心道德准则的坚守,而非对君主的无条件服从。这种解读,恰好契合王阳明对“忠”的深层思考。

主持山东乡试,是王阳明思想发展的重要节点。他在此期间对科举制度的反思,为后来的龙场悟道奠定了实践基础。《王阳明年谱》记载,他在山东“试录皆先生笔也”,通过命题与阅卷,系统梳理了对理学、政治、伦理的思考。例如,他在策问中对“名器”“用人”的讨论,已暗含“知行合一”的雏形。这种思想探索,在龙场驿的绝境中被推向极致,最终形成“心外无物,心外无理”的哲学体系。

对后世而言,山东乡试的影响更为深远。穆孔晖等弟子将王阳明的思想带回北方,开启了心学在齐鲁大地的传播。穆孔晖创立的“北方王学”,强调“以心释理”,与南方王学形成互补。此外,王阳明在《山东乡试录》中提出的“求才以忠明”理念,对明清科举改革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清代学者钱大昕在《潜研堂文集》中提及,后世乡试主考官“矢公矢慎”的考校原则,实源自王阳明的实践。

从时间段上看,山东乡试是王阳明思想体系的萌芽之地,后期龙场悟道则是其理论升华的必然结果。这场看似偶然的科举实践,实则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——当僵化的程朱理学无法回应时代需求时,王阳明的革新思想便在山东乡试的考场上悄然破土。



【故地往事】

济南才俊员半千:历史上首位武状元

□张有义

员半千(621年—714年),字荣期,齐州全节县(今济南章丘区)人。他是唐代著名贤臣,被后世视为历史上首位武状元。

据《新唐书》记载,员半千的祖先原为彭城刘氏,十世祖刘凝之担任过南朝刘宋的起部郎,刘宋灭亡后,逃亡到元魏,以忠烈自比春秋时期的伍子胥,因伍子胥原名伍员,故被魏帝赐姓“员”。

员半千原名余庆,幼年丧父,被伯父抚养长大,熟读经史,客居晋州期间,被举为童子。后来,师从大儒王义方,王义方极为赞赏他的才华,曾对他说,“五百年一贤,足下当之矣”,他感其知遇之恩,遂更名为“半千”。

科举肇始于隋朝,在唐朝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,主要分定期举行的常科(如明经、进士科)和皇帝临时下诏的制举。据统计,唐朝制举名目甚多,多达六十余种,比如志烈秋霜科、幽素科、岳牧科等。与进士科及第后等待吏部铨选不同,制举登第后立即授官。唐咸亨年间,员半千连中八科制举,授武陟(今河南焦作)县

尉。适逢当地连年大旱,百姓困苦,他上书县令殷子良,恳请开仓放粮,赈济灾民,遭到拒绝,他便趁县令外出期间,“悉发之,下赖以济”。此事惹怒了怀州刺史郭齐宗,将其下狱。河北道存抚使薛元超巡察至此,闻知此事,怒斥郭齐宗“公百姓不能救之,而使惠归一尉,岂不愧也”,下令释放员半千,此事让员半千赢得广泛赞誉。

永隆元年(680),员半千参加了唐高宗在武成殿主持的“岳牧科”殿试,试题为“兵家天阵、地阵、人阵之义”,他以“天阵(天时)、地阵(地利)、人阵(人和)”对策,深得高宗赞赏,被擢为“对策上第”。当时尚未正式设立武举,而此次制举围绕军事策略举行,高宗更是亲临殿试,因而“岳牧科”被视为唐代武举雏形之一,这或许是员半千被视为历史上首位武状元的原因。还有一种说法是,长安二年(702)春,武则天初设武举,员半千参与考试,为武举第一人。

武则天当政时期,员半千声名日显,颇受器重,他始终坚守原则,直言进谏。垂拱四年(688),他奉命出使吐蕃,临行前被武则天召见。武则天使说,“久闻尔名,谓为

古人,乃在朝邪。境外事不足行,宜留待制”,随即下诏让他入宫供奉,后担任司宾寺主簿,弘文馆直学士。他曾先后撰写《明堂新礼》《封禅四坛碑》进献,武则天给予奖励,前后赐绢千余匹。

长安年间,员半千官至正谏大夫,并被任命为右控鹤内供奉。控鹤府成立于圣历二年(699),次年改为奉宸府,几年后被解散,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武则天的“后官”。当武则天让员半千担任控鹤内供奉时,他尖锐指出“授任者皆浮狭少年,非朝廷德选”,上疏请罢此职。此番言辞触怒了武则天,他被贬为水部郎中。

中宗复位后,员半千因贤招致忌恨,被贬为濠、蕲二州刺史。在地方任上,他摒弃严刑峻法,代之以办学兴礼、倡导诗文,深受百姓爱戴。睿宗即位之后,让他教谕太子李隆基,兼任崇文馆学士。玄宗登基后,开元二年(公元714),员半千去世。

员半千历经高宗、武后、中宗、睿宗、玄宗五朝,史书称其“事五君,有清白节,年老不衰”。晚年,他自请辞官,定居于尧山、沮水间(今陕西省),放情山水。其死后“吏民哭于野”。

故事里的沂蒙

沂源南岩民兵 誓死护乡

在沂蒙山腹地,沂源县大张庄镇南岩村静卧于群山环抱之间。这片浸透英雄热血的土地,曾孕育出一支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民兵武装——南岩民兵。他们虽非正规部队,却凭借着对家乡的热爱,对侵略者的仇恨,成为沂蒙大地的英勇守护者,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。

抗日战争时期,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沂蒙大地,对沂蒙山区实施“三光”政策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南岩村的青壮年们无法忍受日军的暴行,拿起武器,保卫家乡。1943年3月3日,南岩村的熊子功、熊加福、熊子星等40余名青壮年,自发聚集在村里的庙前广场。他们手持大刀、长矛、土枪等简陋的武器,面对着飘扬的红旗,庄严宣誓:“保卫家乡,抗战到底!”这一刻,南岩民兵正式成立,开启了南岩村的抗日征程。

南岩民兵成立后,迅速投入到抗日战斗中。1943年8月18日,日军在玉皇顶设立据点,企图进一步蚕食周边地区。南岩民兵得知此消息,决定主动出击,消灭敌人。当日拂晓,40余名民兵在熊子功的带领下,悄无声息地接近玉皇顶,他们利用地形优势,迅速包围了敌人。随着一声令下,民兵们发起了猛烈攻击,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,乱作一团。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,成功消灭了敌人的特务排,克复了玉皇顶据点。

1943年12月23日拂晓,伪军吴化文部千余人在日军的配合下,分三路向南岩村发起进攻。敌人企图一举消灭南岩民兵,摧毁南岩村的抗日力量。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,南岩民兵毫不畏惧,迅速组织起来,准备迎战。战斗一开始,敌人就凭借兵力优势,对南岩村发起了猛烈攻击。民兵们在熊子功的指挥下,依托村里的地形和工事顽强抵抗。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,与敌人展开巷战,将敌人引入预先布置好的伏击圈,成功击退敌人的一次次冲锋。战斗中,民兵们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,他们用大刀、长矛与敌人展开肉搏战,子弹打光了,就用石头、木棒继续战斗。在激烈的战斗中,4名民兵壮烈牺牲。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,南岩民兵击毙伪团长、连长等40名敌人。

南岩民兵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英雄人物,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。熊子功是南岩民兵的指挥员,智勇双全。1944年春,山东军区授予熊子功“山东省特级民兵英雄”和“模范民兵指挥员”称号。

从1943年到1945年,南岩民兵历经120多次战斗,打死日伪军300多名,缴获大量武器装备。民兵们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赢得了党和人民的赞誉,山东军区授予南岩民兵“南岩英雄民兵队”锦旗,表彰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。《大众日报》等报刊多次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,让更多人了解了南岩民兵的英勇无畏。

2023年7月,南岩民兵红色记忆馆在战斗旧址落成。馆内陈列着生锈的大刀、泛黄的《大众日报》战报以及按原样复制的民兵宣誓场景。其中有一份写于1944年的日记:“今夜伏击伪军小队,缴枪五支。百姓送来热粥,吾等誓死护乡!”字迹稚拙却坚定。九旬老兵熊丙禄参观时深情地抚摸着展柜中的军号,老泪纵横:“这把号吹响过四次总攻,我们牺牲了17个弟兄……”

如今,村中竖立起“民兵井”“抗战墙”等红色标识,孩子们在“英雄广场”上聆听熊子功的故事。南岩民兵红色记忆馆已成为沂蒙精神宣讲的鲜活教材。民兵后代李建军,如今是展馆的讲解员,他说:“祖父总念叨,没有乡亲们支持,民兵队早散了。这份精神,咱得传下去!”